

回音壁

今天，我们这样阅读经典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张旭东教授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思和教授，都是当下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同时也是大学通识教育的先行者、实践者。6 月底，笔者有幸聆听两位专家在文汇讲堂的一场精彩对话，两位老师没有开列书单，也没有具体讨论某一部经典著作，但在言谈之间讲出了很多方法和要领，对我们今天怎样阅读经典很有帮助，梳理一过，大体有三。

一曰读原典，不读选本。两位老师一致认为，提倡读经典，关键在于要读

完整的、原初的文本，而不能满足于选节选本、缩写本。经典有其自身的体量、节奏和文脉，其真正的魅力就在于读者完完整整地阅读所享有的独特体验，这些都是读选本所不可替代的。选本看似选出了精华，却破坏了整部著作的文脉。读选本看似节省了时间，实则与阅读全本的感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两位老师眼里，读经典还是要老老实实读原著，踏踏实实求真解，方能深入堂奥。

二是要读那些跟时下流行的思潮没有关系的书，不读被市场热炒的书。

张旭东教授坦言：“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因为它不是为全人类写的，而是为一个封闭空间里的人写的。”意指经典不是“大路货”和“万金油”，经典是为感动一部分心灵而创作的。陈思和教授也谈到：“读书应尽量避免受到外界各种声音的干扰。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打开心灵，去接受经典的熏陶。”所谓经典，都是在漫长的文化长河中，经过反复淘洗沉淀下来的精华，它们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作，也不是短期内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但它们往往是引领人类社会的“风向标”，是人们常读常

新的“常销书”。

三是读不下去的经典不必硬读，最忌带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去读经典。陈思和教授在回答现场听众的提问时说：“如果你觉得某部经典难以咀嚼，很难读得下去，那么不必勉强自己，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经典去读就是了。”张旭东教授也补充说：“没有哪一部经典是非读不可的，为了好面子去读，为了某种急功近利的目的去读，都是不可取的。经典必定是远离现实生活的。”诚哉斯言！那种急切地想要从读经典中获得什么的人，最终往往什么

也没有得到。不感兴趣的经典不必硬逼着自己去读，强扭的瓜不甜，读书也是要看缘分的，照亮人生路的经典之作，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浩瀚的书海中，如何正确地选择、合理地取舍，两位老师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是张旭东教授的一番话让人感同身受，他说：“读经典可以帮你确立一个选书的标准，就好比你跟一个高手过过招，就能轻松分辨出其他对手的高下。”是啊，为了在读书路上点一盏明灯，让我们走近经典吧。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团工委书记 周洋）

大学中需要更多的人文教育

第 63 期文汇讲堂听众回访

编者按：

6 月 30 日下午，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做客第 63 期文汇讲堂，主讲《经典阅读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出任对话嘉宾。张旭东提出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必须回归人的本性，陈思和则探讨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听众对此话题感触颇多，互动环节气氛活跃。讲座过后，文汇网实习生对部分听众作了回访。

回访问题：张旭东教授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主要出在本科，

在四年内没有机会好好阅读经典。这也是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相比缺乏竞争力的原因所在，您怎么看？

姜海通（自由职业者）：经典阅读是非常有必要的，是我们了解和掌握各种文化的基础。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经典阅读都是理解它们的基础，这对于大学生几乎是必须的。遗憾的是我们的大学现在还做不到，其实我认为经典阅读的教育甚至可以提前到中学阶段，让中学生受到更多的人文熏陶。

回访问题：讲座中，张教授提到北大元培学院，陈教授提到了复旦书院，您如何看待这种博雅教育的本科培养模式，值得推广到全国其他学校吗？

卢雁（东方早报记者）：我认为这种培养模式是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大学开展博雅教育。中国学生在高中阶段进行了文理分科，导致文理科学生彼此不了解对方的领域。其实，对于文科生来讲，数学教育也是一种思维训练；对理科生来讲，经典阅读则使他们更能有人文气息。大学在本科进行通识教育能够使人得到全面发

展，使人成为通识人才，专业性不需要太强，这样其实更有利于就业。专业性的教育应该放在研究生阶段。

回访问题：张教授在演讲中提到说，大学的“终极产品”是学生，而不是科研论文、指标。但其实现在大学最看重这些指标。您更认同哪种见解？

石文娜（上海大学大二学生）：当然是对于学生的培养，塑造一个健全的人这点更重要。诸如科研论文这样的硬指标对于学校自己来说很重要，但其实对于本科的学生来说，没有意义。本科生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可能更关心就业率、学习环境这样的问题。而学校之所以关心硬指标，原因可能在于社会大环境热衷于以硬指标为依据对大学进行排名。我认为，需要作出改变的是社会整体的教育观念，硬指标不能真正代表一个大学的优劣。

回访问题：张教授在演讲中说到，中国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时，国内本科所修的课程就处于劣势：中国学生要上很多马列、计算机、高数等公共课程。您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应对公共课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徐衍（同济大学博士生）：我认为改革，甚至取消公共课很有必要。思想教育之类的课学分往往很高，而且课时也较长，所以耗费了学生很多时间，却又不能真正地让学生学到什么知识。取消公共课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去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我觉得可以设置各种大类，要求学生每类都要修满一定学分，但也要让其自由选择。

回访问题：张教授在演讲中例举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必读书目，这些书您看过多少？您认为阅读这些书对自己会有益处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愿不愿意将这些书通读一遍？

姜海通（自由职业者）：我读过书目中的一部分。就我自身而言，这些书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读过和没读过原典的区别是很大的，亲身阅读使我自己建立起自己心中的标准，知道什么是好的作品，好在哪里，而不再是人云亦云。比如我阅读笛卡尔的原著，就了解到几何学不只是使枯燥的数学而已。现在我还是经常阅读，有机会也希望能够通读这些经典。

（文汇网实习生 谢怡华）



6 月 30 日，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主讲《经典阅读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学》



讲座吸引了沪上 7 所高中的学生出席聆听和思考，同学们在互动环节踊跃提问



讲座后，对话嘉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为热心听众签名留念



场内外听众对“经典阅读”的话题感触颇多，现场“微博大屏幕”收到 500 余条互动信息

用朋友之心看待经典

我是学理科的，记得在大学时，专业课老师经常教导我们：“理科生也要读经典，这样才能领悟到专业知识的精髓。”

走上社会以后，积累了各种人生阅历，同时依靠现代科技的进步，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每天都可以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可了解地越多，就有了越多的不解和迷茫，产生了更多对人生的疑问。

这时候，已无法像在学校里那样可以找老师答疑解惑。于是，就自己到处去拜读各种书籍寻找答案，比如历史书、励志书等。可惜虽然书柜中的书越来越多，但是自己的疑惑与不解却没有减少。这些书的归宿大都是买来之后就束之高阁了。究其原因，自己没有专心踏实地阅读它们，即使读过的书，因阅读时没有太多思考，时间久了也就记不起来了。

6 月 30 日有缘参加文汇讲堂《经

典阅读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学》。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教授和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给大家上了一堂精彩的有关经典阅读的课。张旭东教授介绍的关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的阅读课程实例，为我开拓了国际视野；陈思和教授对通识教育的论述则让我对阅读方法产生了新的认识。

张旭东教授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学生的核心课程“文学与人文”，该课程纯粹采用经典的文献，在教授的指导下，采用小班教学，由学生自己学习和体会，并集体讨论，鼓励学生各抒己见。课堂上讨论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学生需要有自己的认识。所达到的效果是，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能够系统地了解学科的传承脉络，而不是碎片化地接收知识。当然，这么大的阅读量，学生们是相当用功的，而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美国的学生个个都是“少爷兵”。陈思和教

授则从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讲起，他说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不要求大而全，挂一漏万没关系，只要通过一本或几本经典学到了一种治学方法，学生就会获得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他们走上社会后要仅仅注重专业教育的学生更优秀，能够在专业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两个教授的演讲中，我懂得了应该认真地选择一本或者基本经典，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典籍，然后踏踏实实地去阅读，并且要时时读，经常读，和她建立起亲近感，时间久了，我们自然会从中汲取宝贵的滋养。而不能从功利的视角来看待经典，不能把经典作为生活百科，不要指望阅读经典之后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某种作用。我们应该把经典作为挚友，经常和她见面，经常和她对话，她会对我们的性情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上海金融学院教师 李洪城）